



打卡必去唱片店： 能坚持的，一定对接年轻潮流人情味儿

与父母 夏日观影

听音乐的载体是不断进化的，音乐唱片情怀是一代人的记忆，一直都在。



独音唱片店

跟老板聊聊天。阿鼓觉得，逛唱片店，可以真正达成跟音乐人的连接。

聊起发生在唱片店的故事，唱片迷的回忆都是收不住的。随便提起一座城市，阿鼓都能迅速开启与之有关的唱片店记忆。

比如在北京工作时，阿鼓经常去鼓楼那儿的独音唱片。某天在附近吃火锅，阿鼓中途想去胡同里找洗手间，意外发现一家专做金属乐垂类的唱片店666，且和她爱去的独音唱片相距不到200米。我当时就好欣喜，有一种发现宝藏的感觉。阿鼓之后和朋友经常一起入坑，朋友在那家唱片店收藏了总价值上万元的金属乐黑胶唱片，那个朋友从北京搬家到南京，黑胶唱片的运费就花了一大笔钱。

阿鼓提到，一家藏在大连某居民区里的唱片店B-SIDE，处在面积不足20平方米的负一层。你可以看到他的分类里，独立摇滚、爵士占据了整体唱片量的一半。每个唱片店其实都是老板偏好的投射。

逛唱片店跟老板聊聊天

29岁的武汉姑娘阿鼓是一个超级唱片迷，上学时就是小宋CD的常客。毕业后去其他城市工作、旅行，阿鼓必定会打卡当地的唱片店。今年由于疫情的影响，实体唱片店受影响较大。虾米音乐编辑部 环球音乐地图栏目，推出《必去中国唱片店盘点》，就是阿鼓多年收藏的体现。这张唱片店地图 有不同城市的特色唱片店，还有店主亲自推荐的唱片。

逛唱片店听歌，跟你用手机听歌感觉是不一样的。手机里你听的很多是大数据算法推荐的音乐。去唱片店，你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，像开盲盒一样，挑一张你没有听过的，觉得还不错，也可以

最早生长于校园，普通独立乐手的真实生活现状是怎样的？

朱柳霖 黎宣驿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王焯捷

乐队的夏天 从2019年热播到了2020年，独立乐队也随之走进大众的视野。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注意到，大多从底层生长起来的乐队并没有机会走上大型舞台，许多乐队从校园慢慢生长起来，在毕业时不得不挥挥手告别。

少数能够坚持下来的独立乐手们，也不得不面对生活、工作的种种压力。记者采访了5名有过校园乐队经历的乐手，试图剖析聚光灯外，普通独立乐手的真实生活现状。

名校成为独立乐手 成才基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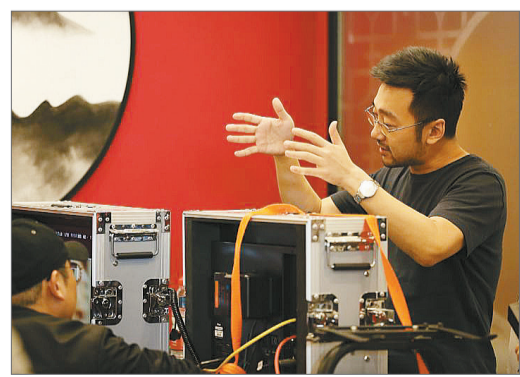
大部分乐队都是从校园中成长而来的，包括知名度很高的刺猬乐队、花儿乐队。记者注意到，不少沪上小有名气的独立乐队成员，都在名校就读或从名校毕业。

小李就是一个曾经在校园里玩过乐队的人，他说，做乐队需要很多精力和冲动，因此，大学生做乐队，出来的可能性更大，乐队在大学生群体中也较为普及。小凌是小李曾经乐队的队友，现在在清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，他现在仍然坚持着对音乐的热爱，有时在实验室感觉到压力，音乐可以帮我表达情绪。

并不是所有人都对乐队抱着长久的抱负和梦想，有时候，仅仅是巧合，也能促使人去坚持自己的音乐道路。

小凡目前是一名全职鼓手，这个在舞台上摇着脑袋、叱咤风云的人，曾经是一名程序员。

人物



吕行

职场剧不能只讲高大上和成功的那一面，也要讲到这个行业的问题、从业者的焦虑。

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

85后导演吕行，曾在他执导的犯罪悬疑剧《无证之罪》里，客串过一个保安。最近在新作《平凡的荣耀》里，吕行又演了一次保安。

接受中青报 中青网采访，吕行说，他学过一段时间表演，对于表演 贼心不死，但若演多于一场戏的角色，又感到 对自己的作品有点糟蹋，所以演保安相当合适。我挺希望一直把保安演下去，但不是所有的戏都有保安，所以这个实现不了。

2017年播出的网剧《无证之罪》成了爆款口碑作，彼时吕行和很多导演一样，既收获好评和关注度，

有一个叫 斑马 的网友说，和其中一家唱片的老板认识十几年，甚至老板都是自己求婚现场的一个见证人。现在很少机会见面，但还在他手上买碟。这习惯不好改，也没准备改了。

斑马 还提到 摇摇廊 唱片店。大学时在这里打了两年多的工，当年挣的那点血汗钱，老陆刚递给我，还没在裤兜儿里捂热，就又交还给老陆了。他是我听爵士的引路人，现在没事儿还在微信上叨叨两句。唱片店，多美好的名字，依然带着点old school的调调。

城市音乐气质是年轻人对潮流的接受程度

阿鼓说，制作《必去中国唱片店盘点》的唱片店地图，询问各唱片店老板意愿时，也有拒绝曝光的。有些小众一点的唱片店，唱片都是靠老板 人肉 背回来的，从收藏爱好者变成唱片店老板，他可能不太愿意放在公开推荐单里。有一个南京唱片店的老板就 拒绝 我了，他觉得这些收藏品是固定的受众或者爱好者才会去买，不希望有太多人 打卡。

作为每家唱片店的 灵魂人物，店主的态度决定了一家店的气质和底色。位于北京鼓楼东大街的 独音唱片，成立于2011年，目前是国内最具影响力的独立摇滚唱片店之一。

独音唱片 除了是一家唱片店，同时也是一个独立厂牌，9年来发行了上百张唱片，包括痛仰乐队、旅行团乐队、反光镜乐队、盘尼西林乐队的唱片。

郭诚说，摆在唱片店里的上万张唱片，都是他自己一点点听下来、选进去的。一些顾客来，也许没找到自己想要的唱片，但是我们可以推荐一个类似的音乐，他可能觉得也挺有收获，而不是白跑一趟。

在郭诚的眼中，从前大家对一个城市音乐气质的理解或许是有鲜明符号的，现在城市音乐都是开放式的，多元化的。如今构成一座城市音乐气质的元素，是年轻人对音乐、对潮流的接受程度。

开在北京西城区冰窖口胡同的 福声唱片，专注收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原创音乐。福声唱片老板王卓辉，特别推荐了立冬乐队的首张同名专辑《立冬》，运

用吉他、贝斯、鼓、手风琴刻画来自大西北的真情与希望，惆怅和忧伤。

独立音乐文化正在被更多人关注

在一个人人都用App听音乐的年代，线下实体唱片店处于怎样的生存境地？

几个唱片店老板不约而同地提到一点，坚持下来的唱片店很少，但当下已经比原先的境遇改善很多。依然有很多人愿意回归唱片店，享受这个空间的一切。

小宋CD 在武汉20年间经历了十多次搬家，原因各有不同。其中最短命的一家店，仅仅存活了40天。

不过宋一壮选店址的宗旨一直没变过：希望和年轻的学生群体在一起。

武汉疫情暴发前，宋一壮刚好带妻儿回广东老家，之后就在老家滞留了三个月才回武汉。5月人们慢慢敢出门了，唱片店的生意才一点点恢复起来。

王卓辉说，从2月到3月，福声唱片店的客人数量几乎为0，这些客人基本是通过线上找我们来买东西，到4月底才好一些。

这些唱片店老板都提到，当城市秩序重新步入正轨，一些暂停许久的音乐演出开始恢复，唱片店才真正迎来转机。

宋一壮说，如今他在店里的状态是，喝喝茶 和客人们聊家常。聊聊最近的工作、婚姻、小孩，除了买碟，更多是大家很长时间没见了，想见个面。所以这个店能活下来，也是因为有很多这样的人。

走过国内那么多家唱片店，阿鼓感慨，大部分店主都是为爱发电。也就维持自己基本的运转，很难有比较大的结余。这两年类似《乐队的夏天》等综艺火起来之后，买唱片的人也比以前更多一点，关注黑胶唱片文化的人也变多了。

阿鼓表示，独立音乐的唱片文化，更多是跟演出结合在一起的。因为大部分都是乐队巡演，巡演结束之后会有签售，签售之后卖自己的唱片，卖自己的周边，这样慢慢去带动。

而制作 唱片店寻宝地图，对于阿鼓而言，也是希望城市中越来越多人感受实体音乐唱片的魅力。从黑胶到磁带到CD再到现在的数字音乐，听音乐的载体是不断进化的，音乐唱片情怀是一代人的记忆，一直都在。

独立乐手的夏天 到了吗

他大学期间才开始接触音乐，一腔热血投入到打鼓这个行当，更多的是出于对 程序员 这份未来职业前景的不满，比起做所谓的高薪职业，我更喜欢玩音乐。

乐队这个词儿，与 年轻 分不开。小李认为，对一个30岁的人来说，组建乐队成本太高，但对于20多岁的年轻人来说，初期几乎没有成本。小莫从上海交通大学硕士毕业后，坚持做独立音乐，他告诉记者，对于校园乐队而言，最大的阻碍是 工作。

很多校园乐队，因为成员离校就业不得不解散。而近年来，从上海交大毕业后还在坚持做音乐的，可能就剩小莫所在的这一支乐队了。他们在上海人民广场附近租了一个约10平方米的地下排练室，里面摆着各种乐器，每个月他们都会在这里聚会几天，排练、交流、创作。这里不仅是一个藏着独立的、实验的、具有创造性音乐的场所，亦是他们离开现实生活，连接梦想的桥梁。

斜杠青年的 音乐日常

不是工作之后还要做乐队，只是你做了乐队，顺便你毕业工作了，那你自然不可能因为工作了就把乐队停掉。小莫坐在家里的电脑桌前说道。电脑桌旁，摆着的是他演出用的吉他。作为一名高薪程序员，他的书架上摆着很多本关于计算机、程序的书，其中一本是《Linux私房菜》。他的工作，几乎可以用006来总结，从0点工作到0点，一周工作6天。一周中的第7天，是他的音乐时间。

许多独立乐队成员都并非全职，工作日常 与音乐梦想 是交织出现在生活中的。

乐队生存环境迎来 夏天 ？

盛夏 往往被用来形容生机勃勃、万物发展的迹象。乐队的夏天 之后，独立乐手们是否就能迎来乐队的盛夏？

这档综艺节目火爆之前，人们或许只对多年前出道的苏打绿、五月天、花儿乐队等有所认知。但现在，小莫这样的独立乐手看到，市场正在慢慢变暖，环境越来越好，但把创作独立音乐当全职工作的话，还是难。

小彤认为，环境差照样有优秀的乐队存在，他说，环境变化并非非乐队发展的最主要的因素，音乐审美和音乐人的坚持才是，环境好了，虽然有很多年轻人关注到乐队，但是多数人并不关心舞台上的人在表达些什么。

实际上，独立乐手们反而认为，简单、略显艰苦

的创作环境能带来更多纯粹的音乐。此前，新裤子乐队的歌曲在综艺节目中中被改词，乐手们大都对此保持着十分克制的中立态度。

小凌不喜欢对事件加上自己的价值观，但他提到若是自己，应该不会做出这样的妥协，我做自己喜欢的音乐，不为名利，不用面对大众和商业的压力，也不用在意那些必须的限制。小凡乐于看到乐队走向商业化，即便这必然会导致 顺从与妥协。因为整个行业如果只有一个 新裤子 乐队，那些知名度靠后的乐队则更难享受对环境支持，领头羊越多，代表着整个行业在扩张市场，那么对于小众的、多元的乐队而言，则有更多的机会。

小凡的一个担忧是，这些头部乐队、外国知名乐队会挤压国内乐队的生存空间。他回忆，乐夏 综艺带来的乐队热潮也被不少外国乐队注意到，这些外国乐队现在非常乐于来中国巡演，这对于还在成型中的中国独立乐队来说，演出的机会就会少了，毕竟场地和时间就那么少。



乐队丘璠底河在上海音乐堂演出。

有意思的是，暂时出狱后的华克老头儿，反倒像给90年代的社会环境带来了一股清新洒脱之风。与之相比，常年西装革履的探员贝纳则是不苟言笑，老气横秋，对华克的示好毫无动于衷。看到这里，我不禁开始怀疑，这该不会又是年轻人一开始看不到土婚皮文化，最终却被后者深深征服的 套路 故事吧？

好在没过多久，电影便展开了让人意想不到的走向。一场意外之后，他们回到了贝纳出生的地方。人们惊讶地发现，那里简直是婚皮文化的大本营，随处可见布满涂鸦的巴士，铁皮房内全是波西米亚风的装饰，华克甚至在里面看到了自己有如圣诞老人般的画像。

一段贝纳儿时与父母在一起的录像，也揭示了为何他对华克的行为如此抵触。贝纳不无激动地说道：自己的婚皮士父母总是希望和别人不一样，可是他想要和别人一样。于是他改变姓名和身份，走出农场，努力地融入主流社会之中。在某种程度上，贝纳才是那个真正的反叛者。

此后，看似对一切都感到无所谓的华克也吐露了自己内心的秘密：其实，当年根本不是他筹划了那场恶作剧，而是那列车厢自己断开的。可是盛名之下，人们更愿意相信那个颇具戏剧性的情节，华克自己也甘愿被架在空中，享受民间的赞誉、忍受牢狱的苦果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华克才是那个真正的假叛者。

影片最后，华克以金蝉脱壳之计成功脱身，贝纳也辞去了探员的工作，潇洒地骑上机车去与父母和解。此时，婚皮音乐再次响起，两人就此道别。

电影结束后，我和爸爸不由得交流起了观后感。爸爸在里面看到了个人自由，精神寄托，还有何谓真正的自我找寻。让他感触较深的，是贝纳的转变：小时候的出走，是不识世事的冲动和叛逆；长大后，他才算真正找到了自己，而不是一味为了反对而反对。

我们也随之谈到了常人难逃声名之累的无奈。其实，老婚皮士华克若是主动把事实交代清楚，切断自己与那段轶闻的关系，便可以从此安顿下来，不必整日东躲西藏。可是，他却一边因别人只记得他没做过的事儿而落寞，一边又不肯与那段 壮举 脱钩，还整日盘算着要出一本自传，名垂青史。千百年来，那些被名利绑架、最终身不由己的名人，又何尝不是如此。

此后，我们由此漫谈起来，讨论了婚皮士文化的产生背景，那个形似飞机的反战标志由何而来，以及爸爸年轻时都在追随什么流行，不知不觉抬眼一看，时钟的指针已然向12点逼近。夏夜已深，蝉鸣阵阵，我却怎么都睡不着。其实爸爸年轻时连摇滚都没追过，这本对婚皮文化不感兴趣。可是几乎我每次跟他提起一个新鲜事物，谈到某种小众文化，他都不会不耐烦地视为耳旁风，而是自己去网上冲浪补课，试图搞清楚我到底在讲什么，以便与我展开交流。

这次回家，他也很认真地陪我重温周星驰的《九品芝麻官》，与我探讨训练自己内功的重要性，陪我追有关海昏侯墓和官窑的纪录片，讨论历史故事背后那些可资借鉴之处。

很长一段时间以来，我甚至天真地以为所有父母都是这样的。直到近几年听到一些朋友与父母聊不来，甚至几乎零沟通的苦恼后，才深感我和爸的和谐关系，大半是靠他的用心经营。一次次交谈甚欢的轻松表象背后，是他长年累月、不求回报的默默付出。

写这篇文章时，已然秋风乍起，略有寒意，时间的齿轮继续不带感情地匀速向前推进。可是我想，总有一些记忆会留下沉甸甸的印记，就像那段平凡、美好而动人的夏日观影时光。